香港文藝教育協會主辦

「天馬盃 2024-2025 全港中英文寫作比賽」中學高級組 金獎

6A 林友莉 《傷口》

原來傷痕總是會過去的。

夕陽的光像血一樣，溫溫地、紅紅地照輝在我腫起的手臂。我蹲在馬路旁的草坪，感受着臉上滾燙的痛楚，忽然一輪貨車駛過，刺耳鳴笛令我不自覺地顫抖了雙腿。剛剛那可怕的回憶又湧來了……父親那灼眼的金戒向我呼來的一瞬，我感到內心與面部的肌膚被同時划破了。面上留下了蜿蜒醜柄的一條傷痕。我又抬頭看着漸暗的天空，內心的那條傷痕，與這鋪天的黑夜，感到寂靜、幽暗、無法逃離。

我用力地搖晃自己的腦袋，讓自己不要再想這些舊事。明天，是母親的六十大壽，在逃離家的三十年後，我又要再度回鄉，面對從不願提起，卻常伴其身的舊事。童年，青年乃至成年，幼時的傷痕，令我無法面對任何可以發出大音量的事物，包括人。最可笑的，是第一次來到大城市後，被馬桶的沖水聲嚇得跌坐在地的我。這麼多年，那聲音仍如一個嘲諷者，常令我又驚又羞。我也不喜照鏡，當鏡中那像蠕蟲一樣傷疤出現，好不容易以為融入了人群的我，又會被一腳踢出，再在我耳邊提醒道：「你永遠都無法擺脫。」

當我坐上火車，望向窗外閃過的青山和泉水、路過一個個小鎮。我不禁感慨，當初的我是穿過了這麼多層險阻，才終於逃離。聽見旁邊的人感慨風景優美，我才又想起我那與人不同的經歷。下火車後，有轉乘大巴和三輪車，終於到達那小小的村莊，和熟悉破舊的房子。母親看見我，熱淚盈眶，讓我快進屋中坐。我的心情只是淡然，我楞眼看着這院子。雞園還在，從前我只覺得家中院子大，無論我如何奔跑，都離不開這院子，只能被父親捉住，受到一頓家常便飯的「打」，之後，再去找廚房沉默的母親，尋求並不溫暖的安慰。現在看，這院子不過一個

餐廳包廂大，幾個步便能踏完。完全不似記憶中那麼絕望，一陣風吹過，還有塵土和木屑揚起，帶着一份破落的好笑。

在內心給自己鼓足了千個勇氣，我終於踏進屋內，看到了久別三十年的父親。夢中，那個總是揚着豬肝色面孔的怒容；那個比鐵鍋還大還硬的拳頭；那個像水喉一樣又尖又長的小腿，如今都卻似一副病容展露在我面前。他看到我，只是象徵式地皺了下眉，聲音不再氣若山河，反而浮若懸絲。「你這無用的東西，如今回來做麼？」惡毒的言語，卻刺傷不了我分毫。那個扯高氣昂的人還歷歷在目，我卻無法將兩者連接。

父親抬起了他的手，那雙我曾以為會像五指山一樣，令我永不見天光的手。如今卻顫顫巍巍，像剛出生的雛鳥。「你，滾去倒一杯水給我。」我聽從地去了，不如我之前決心做的那樣，要反抗他到底。在內心，我竟對他湧起了一絲憐憫。面前的，不過是一個垂暮的，在自己世界做皇帝的可憐老人。那個回憶中，夢魘一樣困住折磨我的，只是扮演我過去的惡魔罷了。在我踏出家門的那一刻，這個小小的傷痕，不過是洶湧慢長的河水中的一塊石頭。我以為他阻礙了流水的前行，其實仔細一看，淺淺的河水早已成為猛烈的江水，已淹過它，流過它，在遙遠的前方，匯出了清澈而平靜的一汪湖水。

那塊媽媽的黃銅鏡還在。我舉起鏡看，發現那道傷痕早已變淡，只是一道小小凸起的疤。當我再度踏上血紅的夕陽，那條馬路像無盡頭，我不斷向前走，再回頭看時，家已像灰塵一樣看不到，如今，我與那個籠罩在家的陰影下的我是同一人，我們都沐浴着同一片夕陽。夕陽，請您告訴她，原來傷痕總是會過去的。